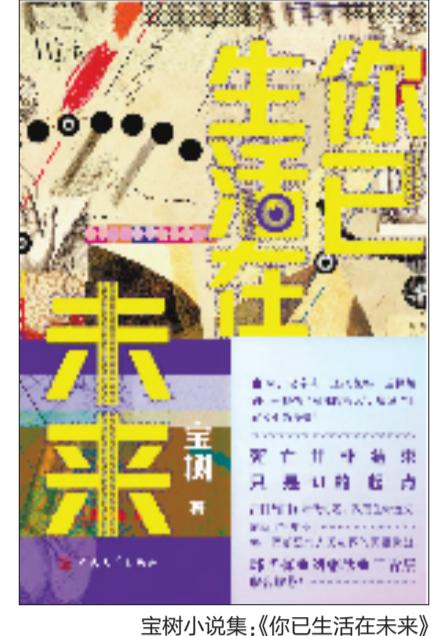


生活在未来



宝树小说集:《你已生活在未来》

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新时代赖以自我表达的话语系统。当普通的上班族每天都在谈论大数据、元宇宙、AI创作、无人驾驶、基因编辑……又或者全球极端气候、核废水污染、新传染病、无人机作战、信息污染和网络安全……的时候，无论是好是坏，我们从感性的层面上，都不得不感叹：“这日子真是越来越科幻了！”

不过，科幻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深远的危机。在这个科幻时代，传统的那些科幻套路，诸如外星人、机器人、宇宙飞船等“老三样”，或者简单作为故事道具的量子力学、赛博空间、时间穿越等概念，都不能不让人感到陈旧和乏味；如果生活自身就变成了科幻，而且是最真切最丰满的科幻，那么读科幻小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科幻，必须紧扣新时代和新生活的脉搏，跟上科技一日千里的飞跃，并从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汲取素材，直面人们所关切的问题意识，当然，亦不能失去想象力的轻灵与飞扬。作为创作者，我深知这些“既要又要”极为艰难，但却是我们不得不向之努力的方向。

上面提到的另一篇获奖作品《关于人类不得不去寻找龙这回事》也是对当下时代症候的一种科幻演绎。故事设定，某种虚构的量子技术能够改变既往历史，人们各取所需去改写历史，塑造自己想要的时间线，但却无法控制后果，而造成人类历史的大混乱。

这看似只是一个荒诞的脑洞，我本人写作时也不过一挥而就。但写完后才发现，这个故事本质上极似其“现实”，以隐喻的方式映射出新技术条件下的认知危机。历史本身当然不太可能是量子态的，但人类对于历史的认知却是可以随自己想要的时间线，但却无法控制后果，而造成人类历史的大混乱。

因此，科幻似乎在一夜间“出圈”，除去刘慈欣这样的天才作家外，时代巨变的因素不可忽视；如今，人们需要通过科幻的概念，才能认知当下所发生的现实，

越多人以假乱真、无法分辨的信息出现，加之信息茧房效应，导致人们认知到的历史与现实日益变得分歧、割裂、冲撞、混乱……随便打开社交媒体便可以看到无数例证：古希腊罗马不存在，美军攻克柏林，登月是惊天骗局……历史认知的撕裂和混淆，是人类将面对的长期困境。这部作品自从发表以来，已入选了好几部选集，甚至被译为英文发表。这次又荣幸获得银河奖和星云奖，能有一定的影响力，大概也是因为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思考。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AI创作。近年来，AIGC(人工智能创作)的浪潮席卷全球，早已深度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也是我深感兴趣的话题，今年我发表的《未来故事》灵感也是来自DeepSeek引发的新一轮人工智能创作热。

小说通过一个作家在AIGC时代的浮沉经历，描绘了AI创作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整个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冲击。对早期阶段的描述，比如一些作家利用写作软件牟利，基本上已成为现实；而对后来发展的若干设想，看似光怪陆离，但结合当下的技术路径和市场逻辑，也已初见征兆。比如说设想用大数据模型算出市场流行趋势并迅速制造大量的AI作品填补空白；根据个人的隐私数据获取其喜好而生成完全适合他的定制作品，综合文字、影像、游戏等多媒体制造出让人欲罢不能的故事宇宙等等。

这不仅仅是未来的故事，也是故事的未来。如果AI创作真的能有如此发展，我笔下这些粗糙朴拙的故事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抛弃和遗忘，作品的发表和获奖都是过眼烟云。但在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故事，和那样的未来短兵相接，去拥抱它们或反对它们，或许便已是科幻的意义。

(作者系科幻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委员)

“乱书”，不妨改名“驭书”

■ 王水法

10月4日，香江之滨。多名书法家、评论家围绕书法艺术守正创新的主题，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

著名艺术家王冬龄先生在现场笔走龙蛇，书写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句。当草书的“势”挣脱字形的桎梏，当提按转折在叠加中形成新的韵律，“乱书”便成了古典草书在当代最激进的延伸。

笔者在现场见证了这一艺术盛事，也由此引发一些关于“乱书”的思考。王冬龄先生所创的“乱书”，犹如投入当代书坛的一颗石子，在“墨海”中激荡起层层涟漪：创新者赞其破局，谓其激活了古老线条的有机生命；守正者忧其失根，斥其为笔墨失控的一场狂欢。

这场争论的根源固然复杂，但“乱书”之“乱”字，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乱”字天然携带着“混乱”“胡来”“无章法”的负面联想，易使人先入为主，将其视为对传统的背离与破坏。

为此，笔者建议将“乱书”更名为“驭书”。这一字之易，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正名。它旨在拂去表象的迷障，直抵艺术的内核，对于消解社会与学术界的误解，具有深远的建设性意义。

“驭”之一字，意蕴宏深，一扫“乱”之阴翳，尽显雄浑气象：一是主宰之势，“驭”是驾驭，是驱使，蕴含着不容置疑的控制力，精准道破了艺术家在狂放笔墨之下，对工具、心性与章法的绝对主宰。二是空间之构。“驭”是安排，是布局，形象地揭示了线条与字形在二维平面中被匠心驾驭，从而构建出深邃视觉空间的独特法门。三是秩序之维。“驭”有法度，有经纬，暗示了作品中虽千笔万画交织叠加，其内在的骨架与逻辑却井然有序，如军阵般严整。四是自由之境。“驭”是纯熟之后的从容，是法度之上的遨游。它体现了艺术家在深刻理解传统后，获得的超越规矩、心手双畅的至高自由。

何谓“驭书”？驭书，即是“以意

取笔，以笔取线，线线交织而气韵贯通”的一种至高书写境界。

从视觉形态看，“驭书”的最终呈现，宛如一场气势恢宏的“笔墨军阵”。它承袭了国画大师黄宾虹所推崇的“积墨法”精神，通过笔触的层层叠加、渗透与交融，使墨色与线条在累积中焕发出不同的厚度、华滋与层次。线条由此挣脱了平面的束缚，化为有体积、有掩映、有生命的立体结构，谱写出一首“视觉的交响诗”。

再从内在神韵观之，“驭书”的高妙，正在于“驭而合法”。此法，体现在三重境界：一为笔势之法，每一笔的起收使转，虽相互交织，却笔断意连，气脉奔涌不绝；二为字构之法，在极致的解构中，甲骨、篆隶的古老魂魄依然作为“根”与“神”隐伏其间，是可追溯的草蛇灰线；三为空间之法，通过墨色的浓淡枯湿与线条的疏密聚散，经营出“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呼吸节奏与韵律感。

“驭书”之名，是“乱书”的升华。“乱书”仅是皮相的描摹，而“驭书”则是对本质的揭示与美学的正名，完美诠释了“把根留住，把心打开”这一守正创新的至高理念。

此处所谓“根”，乃是汉字的基因。在“驭书”看似狂放的笔墨之下，深植着书法艺术数千年积淀的笔法精髓(如屋漏痕、锥画沙)与美学精神。它未曾背离汉字的结构本质，而是对其内在艺术张力的极致探索与表达。

此处所谓“心”，乃是当代的魂魄。“驭书”以最开放的姿态，融汇了现代抽象艺术、构成主义乃至行为艺术的元素。它将书写从“识读”功能中彻底解放，转而强调瞬间的情感迸发、身体的运动轨迹与视觉的纯粹力量，使古老的书法艺术得以与当代人的生命体验同频共振。

综上所述，驭书者，驭术也。它并非一场混乱的狂欢，而是一场充满理性建构与生命激情的“笔墨驭术”。艺术家如同一位高明的驭手，纵横于传统的疆场，以最深刻的掌控，开拓出书法艺术的新境域。

(作者系兰亭书法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短篇小说的精气神

于短篇里的那些沉默，喜欢那些细部雕刻般的精准，喜欢那些看似冗余的意味，喜欢那些令人叫好的神来之笔，喜欢那些失控的一个个“危险”的瞬间……在我看来，短篇自有其巍峨，如同一枚被精心切割的钻石，体积虽小，却拥有无数个熠熠生辉的刻面，折射出令人心颤和着迷的光芒。

短篇因其短而精。精巧的结构，精妙的设计，精致的语言，精准的细节……如果说长篇小说如同一条奔腾的大江，有主流，亦有支流，纵横交错，而短篇则更像是一口深井，必须从一开始就连准一个最佳的掘进点，然后深入地底，直到抵达甘冽的泉眼。林斤澜先生曾说过：“作家面前摆着汪洋大海，写到稿纸上纵有百万字，也不过取一瓢水。这一瓢水到了读者眼里，却又勾起一个湖泊、一条溪、一片海洋。”他的“矮凳桥风情”比如《溪漫》《李地》《氤氲》，在时空的切割与跳跃之间演绎着关于时代和人性的探查，需用点心思才能读出掩映在字斟句酌下的寄寓。短篇的精并不意味着“少”，它是在“多”中萃取出来的精，诚如老舍先生所说：知道的多，写的少。它必须是从作家思想的汪洋中取出的“一瓢水”，才能勾起读者内心的湖泊、溪流甚至海洋。

短篇小说的“气”是一种独特的气息。它不依赖于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时间的碎片、空间的光影，弥散出包裹着读者情绪的氛围和生命的质感。我认为短篇最擅长的就是捕捉各种各样的生活“切片”。一个决定性的瞬间、一次心灵的震颤、一次面对困境的反应……这些都被写作者从日常中打捞出来，加以放大和定格，即便是一个平凡的日常场景，也会因人物内心突然的了悟而被照亮，获得某种顿悟时刻。短篇为读者奉獻了很多这样的“时刻”。我尤其喜欢短篇里氤氲的烟火气，它更多地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困顿、梦想、尴尬与微小的欢乐。雷蒙德·卡佛笔下的蓝领工人、爱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小镇女子、汪曾祺“小葱拌豆腐”式的小日子、苏童香椿树街的居民生活……这些小说里的人物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内部却蕴含着情感与心灵的惊涛骇浪。阅读这些短篇，仿佛是在与邻居、与亲朋甚至与自己对话。这种散发着日常气息的小说，会有一种独特的亲和力，能够潜入读者的心灵深处，引发与己相映照的感受。

短篇小说的“神”与“气”一样可感不可触，凝结着写作者最精粹的心力与思虑，是小说中犹如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它是

想象、经验与不可言说的命运感在文本中交汇的产物，它通常可遇而不可求，但即使一个平淡的短篇也会因拥有一笔而焕发神采，会使读者拍案叫好。比如，鲁迅在《孔乙己》里，孔乙己用手“走”来咸亨酒店喝完最后一碗酒后，伙计说出的那一句话——“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漫不经心的话，却写出了人性的麻木，写出了一个人被整个世界遗忘的终极孤独，“大约……的确”这个简短的句式，在我看来就是鲁迅的神来之笔，它像子弹一样击中了小说的内核。我认为，“神来之笔”并不是一种写作的玄学，而是写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所得。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特别期待人物自己“活”过来的那些时刻，人物挣脱了我的控制，获得了自己的行动逻辑，说出了意料之外的话，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命运。这种与人物共同经历的“失控的瞬间”，是我写作多年来最着迷、最期待的时刻。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时刻的到来，仿佛自己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过着另一种人生。这对于我而言，就是写作的全部馈赠了。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

草书，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 梁小钧

中国书法分真、草、篆、隶、行五体。草书，迥异于日常书写，以它的神秘与不可捉摸，更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之美。写快一点、潦草一点，就是草书吗？

草书有法

草书有法，首先指的是每一个字在传统中都有固定的写法，就像篆书一样。真正的书法家，尤其专攻草书者，对每一个汉字的字法与表达，都需要千锤百炼。至于懂字法之后，怎样把它的结构造型表达好，则是另一层面的审美问题。

其次，指的是法度。所谓法度，是千百年来，书法家总结出来的一定范围内的原则与标准，是从用笔、造型，以及其他方方面面归纳、明悟而来的规律和道理。

感性与理性

学习中国书法五体书的过程中，都需掌握好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在我们对传统做不到理性地去掌握一些道理和规律时，必须非常理性甚至苛刻地去研究传统。相反，当掌握了一定传统道理和规律之后，则很容易被束缚或套牢——懂得越多，越容易畏手畏脚，越不敢表达自己的内心。这时，需要勇敢地把感性一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主体情感逐步提升起来。

中国书法，归根结底都是技与艺，书以载道而已。感性与理性地把控好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世界的表达，做到理性

和感性相辅相成，这既蕴含了传统法度和意蕴，又能把人的情感融合表现出来。

总之，中国书法的审美，其实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美丑、对与错。一切的美丑与对错，都是相对的。只要不牵扯太多功名利禄与造作安排之心，发真心、发本心，则一切都是本自具足。

当然，任何的审美，都并非无限制的异想天开，无论作为传统的基准也好，还是作为人类共情的表达也罢，都有一个相对的基准程度。

个性不是无原则的撒野，中国书法从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我们允许艺术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所有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都是建立在传统千百年总结积累下来的共性审美基础之上。

尤其是草书，如果把中国书法其他四种书体比喻为正常地驾驶车辆，草书就像是速度与激情兼具的赛车。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过多地误解草书，其实草书真的很难，不仅要重新认识字法，还要赋予字法美的表达，更是要做到真挚情感的流淌与宣泄等，真的太难了。

艺术自有其内在的精神与生命力，而历史作为客观的检验维度，往往能沉淀出真正贴合艺术本质的创作。

从长远来看，任何偏离艺术本真的表达，都难以经得住时间的审视与考验。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浙江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诗歌教你“怎么活”

业，只为让孩子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成功是相对的，人生总有起伏波折，比起教孩子赢得竞争，更应教他们树立健全的价值观——诗歌中恰好蕴藏着最好的价值观。伟大的诗歌，皆是诗入人生经验的提炼，也已成为社会共识。比如杜甫，他的境遇远比我们艰难，安史之乱时，连自己的孩子都饿死了，他本人只能靠采草药换取食物，却依然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想到他的境遇与情怀，我们便会心生温暖，自己眼前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如今常说“要像李白一样追求自由”“像杜甫一样热爱世界”“像王维一样超脱”“像苏东坡一样扛过困境”，这些都是诗歌中承载的人格典范，已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我自己儿时诵读唐诗宋词，起初是应家长与老师的要求，仅朦胧感知到诗歌的美感，诸多内容其实并未理解。但后来遭遇困境时才发现，诗歌能助人实现超脱。人生总有无奈与意难平，可读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屡屡屡屡的沮丧便会消减；念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便重拾希望；到了中秋时节，想起苏东坡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才领悟：月亮有圆有缺是自然规律，人有悲欢离合亦属正常，我们怎能奢求一辈子顺风顺水？

然而当下有的教育却偏偏走向“成

家事”，到后来即使自己身处困境，也在关心身边的人。邻居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无儿无女，时常到他的园子里打枣，他从不阻拦。后来他搬走了，园子交给朋友打理，朋友却不让老太太再来，杜甫特意写下《又呈吴郎》劝说朋友：“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连不相干的老太太，他都时

记挂着，这便是境界的体现。

如今一些人无法理解“国家强大与个人安稳”的关联，认为“只要你过得好就够了”。但回顾安史之乱便会明白：没有国家的强大，何来个人的安稳？杜甫当年便深知这一点，他的诗歌中满是对国家、对百姓的牵挂，这正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而诗教正是将这些价值观传承下去。

儒家重视诗教，因诗歌中承载着其入世精神。我认为，现代教育应当恢复诗教传统，让孩子在幼年时多读诗歌，早早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日后无论他们

学习音乐、计算机等各专业，或者想从事农业、游戏等各领域，都没有关系，因为“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热血抱负，也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脱心境，阅读它能让人跳出眼前的局限，拥有更广阔的视野。

事实上，许多诗人年轻时并非后来那般境界高远，是人生经历让他们的境界不断提升，从“以自我为中心”逐渐转变为“关心他人”。杜甫年轻时曾写下“诗事吾

润，读李白的诗会开怀，读苏东坡的诗会释然，这些体验都是AI无法给予的。AI写的散文、小说或许能以假乱真，但诗歌所特有的“凝练”与“情感浓度”，是它无法学会的，AI写的诗歌一眼就能分辨出来。AI创作的诗歌“无明显瑕疵”，逻辑通顺、辞藻工整，却唯独缺失“人味”；人类创作的诗歌或许存在缺憾，比如突如其来的情感迸发、看似无厘头的句子，但那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

有人说，AI的“想象力”比人类更丰富，因为它阅读过海量诗歌，能够整合出

诸多创作方案。但在我看来，AI的“想象力”仅仅是对于内容的整合，永远面向过去；而人类的创作则是面向未来的。我来常山参加2025中国诗教大会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写出怎样的诗，或许走在街上闻到桂花香，突然忆起童年往事，一首诗便应运而生。这种“未知的感动”，AI永远无法拥有。它能够整合李白、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意象，却写不出“属于当下这一刻的全新情感”。

最后我想说，人类文明留下的不只是高楼大厦，那些高楼或许数百年后便会消逝，但诗歌中蕴含的精神却会永远留存。就像黄鹤楼、滕王阁历经焚毁又被人们铭记、得以重建，正是因为“故人西辞黄鹤楼”“落霞与孤鹜齐飞”等诗句依然流传，它们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永不会消亡。

(作者系《诗刊》主编，一级作家)

总而言之，一味理性，容易呆板僵滞；一味感性，容易荒率流滑。而感性和理性在每个阶段该如何表达，则因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与感悟力迥异，造化而已。